

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

医院里的画展



肖复兴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曾到北大荒插队。

那天黄昏，我去普林斯顿大学的附属医院，它在普林斯顿老镇的西头，很新的一幢大楼。门口，这里常见的一条防腐木长椅上，坐着一个戴黑礼帽的老太太，旁边放着一个轮椅，一位身穿白衣、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男医生，正躬身向老太太说着什么。起初以为是真人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雕塑，心想医院门前有这样别致的雕塑，真不多见。

走进医院，走廊蜿蜒，通向各个诊室和病房。两边的墙壁上，让我叹为观止的是，竟然挂满了一个个画框，画框里装裱着琳琅满目的绘画作品，全部是真品。这确实让我惊讶，根本没有想到。在有些医院里，倒是常见一些印刷品的宣传画，也有挂几幅美术作品的，甚至是凡高的名画向日葵，但都是复制品，纯粹作为装饰点缀用的。而这里却像一个美术展览的画廊。也许是少见多怪，我还真没有见过一家医院的走廊里，满满当地陈列着如此丰富的画作。

我凑近观看，每幅画作下面或旁边，都有一方小纸卡，写着作者的名字，都是一些陌生的名字。和那些美术馆里见到的名画相比，这些画显得稚嫩，甚至差距霄壤。但再仔细看，纸卡上还有一行小字，是对作者简单的介绍，我这才忽然醒悟，原来这些画全部都是残障者的作品，每一行小字都是介绍他们的病情，或小儿麻痹，或先天脑残，有的已经治愈，有的尚在治疗，有的则无法根治。无论哪一个人，他们在绘画方面所呈现的天才，都与常人无异，甚至那样的富有才华；而且，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，对于世界的关注，对于未来的向往，更是和我们常人一样，所有的感情，或细腻，或奔放，或抽象，或形象，墨渍水晕，色彩淋漓，渲染在我的面前，让我能够敏感地触摸到他们怦怦跳动的心。

这让我不敢小觑，为刚才以为和那些名画有霄壤之别的感觉而羞愧。

他们这些画作所表现的心情与情感，是那些名画所不能比拟的。它们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另一种美术，这种美术别具特色和异质，并不因为作者残障而逊色，相反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，那些色彩线条、画面和意境，因此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和震撼力。我想起去年在前民政部李宝库先生的办公室看到的两小幅油画，都是他专门收藏的残障者的画作；也想起前两年看过的一本美国人（忘记了作者的名字）写的书，这位可敬的美国人专门搜集世界各地残障画家的作品并进行研究。在当今艺术中，这已成为一个新领域。

普林斯顿大学附属医院为这些残障者的画作专门提供展览，和他们的心思是相同的，如果说那些画作体现的是自身的意志和才华，那么，医院体现的则是爱心和责任。这一点对于残障者，是和对患者救死扶伤同等重要的担当和意义。特别是我知道这里陈列的所有画作，一部分是作者的捐赠，其余全部都是医院出资购买的。实在没有想到医院居然还有这样的功能，对于医院这样富有艺术眼光和善举，我从心里充满敬意，联想门外那别出心裁的雕塑，便觉得一点儿也不意外了。

便仔细看每一幅画作，那些油画、水彩、水粉、剪贴、雕塑，特别是一幅大提琴手和海上风景的水彩画，还有用各种材料组装起的一只如我们的凤凰一样的神鸟浮雕，一幅用各种树叶拼贴成一个可爱小姑娘的艳丽拼贴画，实在比我们一般人还要心灵手巧，才华横溢。真的，我们并不比他们强到哪儿去，甚至不如他们。

走出医院，漫天繁星怒放在头顶瓦蓝的天空。陌生而遥远的普林斯顿，因有这样的医院，有这样的画作，而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动。并不是每天夜晚的天空都会出星星，这样不期而遇的情景，是我的缘分，也是我的福分。



出过八本书，写过很多短文，密集反映时代进程。易水寒，七零后，河北人，现居长春，供职于某媒体。

个别生活 易水寒专栏

当我成为老汉

2006年，作家洪峰乞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。我到他博客上翻了翻，发现他已自称老汉。这个词让我愣了半天。洪峰是我校友，1993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他正因《苦界》一书被媒体连篇累牍炒得火热。后来又读了他的其他小说，佩服得不得了。那时他才三十多岁，文风强悍、恣肆，充满大伤悲，像阳光下定格的荆棘，字里字外洋溢年轻人的蓬勃生机。我对他的理解，也定格在三十多岁，根本没意识到他会成为“老汉”，转眼间，我也三十多岁，他已人到半百，不是老汉是什么？

是谁让他成为老汉的？似乎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他周围不断涌现的年轻人。你原先能够跑一公里，在单杠上做十个引体向上，现在你做不到，而身边的年轻人轻松地做了一百个俯卧撑。同事的孩子考上大学，他满脸青春痘和连鬓胡子，站在身边喊你叔叔向你敬酒，你能拍着他的肩膀喊兄弟？你敢说自己不老？当年王朔七个不服、八个不忿，动辄拍砖，但介意他的人也差是冯小刚、冯小刚之流，大家年岁差不多，有过共同的成长经历。新一代“90后”知道你是谁？当他们沉迷于郭敬明，对你的表情毫不介意甚至莫名其妙的时候，你了解自己的愤怒显得有多傻吗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，这个宿命谁都避不开。

到了一定年龄，就会被贴上相应的标签。有人提倡“老要张狂少要稳”，其实恰证明人类生活实景是“少年张狂老人稳”。人们又把这个

规律简单化、符号化：到了中年，你是“成熟的人”；你老了，就与慈祥、养生、与世无争挂上了钩，就得养花弄草练书法。各年龄段的人凑在一起，大家各安其位，不由自主地按标签行事。没人逼着你这么做，是鬼使神差的自觉。越了界，轻则说你为老不尊，重则说你老不正经。你就OUT了。

漫画家丁聪活到九十多岁去世，一直自称“小丁”，那是因为他周围有一帮老友，大家从年轻时就混在一起。时光虽然无情流逝，但在老友眼中，小丁没有变化。“小丁”混在老友中间，可以无视身体的逐渐迟钝，依然像年轻时那样嬉笑怒骂，口无遮拦。他无需把少年的标签撕下来。反正有一帮老友给自己收底呢！

但有几个人像丁聪这么幸运？一位“80后”兄弟跟我说：将来我的读者是谁？我研究的这些东西，“90后”读者不会理解的。

这句话触动了我，让我有点难过、有点焦虑。我现在呼啦啦写了一大堆文字，都是年龄比我的或者同龄人产生共鸣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也要成为老汉，我的读者们都消失了，我还写什么？我的酸苦苦辣，我指点的江山，早已物是人非。我像一艘孤独的船，沉舟侧畔千帆过，花谢花落一周年，我该怎么办？

最好的状态是身边有一群朋友，他们散漫地关注着你，与你同声相和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。活够了的时候，大家喊个一二三，一块死掉，谁也别掉队，谁掉队谁倒霉。

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

爱是一种行为艺术



县人民政府顾问。林一苇，童话作家，收藏家，装裱艺术家，生活家，最想成为慈善家。世界爱情邮

我听过很多关于爱的表达：辗转反侧是爱，举头望月是爱。把她的名字写在纸上，烧了，将灰放到杯子里喝了是爱。把她的名字写在水上，掬一捧喝了是爱。一遍遍走过她身边是爱。将你的眼光放在她背上爱是爱。躲在树下望她的窗子是爱。午休时喊出她的名字是爱。在膝盖上写出她的名字是爱。在眼中望见她闪出火光爱是爱。风起时想起她是爱。举筷子时想到她爱吃的菜是爱。给她洗一双袜子是爱。给她炖一锅汤是爱。炖汤时加两个红枣桂圆更是爱。捂着她的名字走路是爱。把她的名字当节拍一脚一脚踩着走路是爱。送给她一朵玫瑰是爱。没有玫瑰送给她一张灿烂的满是皱纹的老脸是爱。半夜梦到她哭了是爱。在无人的街角走路想到她笑了是爱。把她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是爱。把她的泪放在怀里是爱。轻轻地抱她一下是爱。给她一生的承诺是爱。她离开时祝福她也是爱。在路上忍了别人无端的骂是爱。一拳击破胆敢欺负你爱人的那个臭男人的鼻梁也是爱。将无法抒发的爱意写满墙是爱。把鸡蛋放在怀里捂着怕凉也是爱……

我听到过许多关于爱的表达，最让我心动的是一个斯洛文尼亚朋友的一句话：“爱是一种行为艺术。”

爱是分层次的，朋友说。有条件的爱，一报还一报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，是最低层次。爱得无怨无悔，将爱化作最实际的行动、关心，从一汤一水到华堂珍宝都是给她的，不犹疑、不骄傲，是第二个层次。最高的层次是，把爱当做一种行为艺术，将庸常的劳作：扫地、洗袜子、沏一杯茶、做一顿丰盛的晚餐、半夜下楼打的给她买一个冰激凌、打个伞莫名其妙地在路口等她……当做一种爱情的行为艺术。这时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在爱的艺术中，觉得是在用最简单的劳动创造一件伟大的爱情艺术品。你就没有丝毫厌倦，只有新奇、开心、快乐、感恩、幸福。

“这是真正懂得了爱情的人都会乐于做的行为艺术。”朋友说。

朋友是设计邮票的，他设计了斯洛文尼亚情人节邮票“接吻鱼”。

在浩瀚的海洋上，有一种鱼叫接吻鱼。当两条接吻鱼相遇时，双方都会不约而同地伸出生有许多锯齿的长嘴唇，用力地相互碰在一起，如同情人“接吻”一般，长时间不分开。不过，这种热吻并不是调情，而是在打斗。它们在进行一场捍卫领土的战斗。这是一场韧性的战斗，直到有一方退却让让步，“接吻”才宣告结束。不过你不要担心，战斗结束并不是血淋淋的结果，而是微微的唇伤，我们人类叫它“吻痕”。接吻鱼的战斗



▲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珍藏邮票展示

更多的是在表明一种“意见和态度”，所以它们的争斗很有调情的味道。也许它们一开始战斗就明白，海洋这么大，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，所谓领地之争，全是借口。正如男女之争，无所谓原则，意气而已。明白这个真谛，再遇到你和爱人吵架，那就“不如接吻”。

“鱼都可以将吵架当做行为艺术，人类为什么做不到？”朋友说。

如图是斯洛文尼亚2009年发行的情人节邮票，邮票上的接吻鱼在展示爱的行为艺术。两个本该打架的接吻鱼，在爱与梦的浅蓝里，收起牙齿，温存地示爱，你看，在它们嘴巴的上空，飘出了许多泡沫的心。它们的头上，还有一个金色的皇冠，那是给真正懂得爱的“人”准备的。

将接吻鱼的战斗方式移入人类多好啊，土地争端，民族矛盾，贸易摩擦统统以接吻的方式决胜负，那么，一定有很多人争着说“我要我要……”

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

家庭版货币战争



纪录片《睦邻》、合集纪录片《兄弟》、《乾坤》（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）等专著，参与编导《2008集大型刘武，导演兼制片人，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，出版过《醉里看

钱不会喝减肥药，但会自动瘦身；钱没有长腿，但会自己溜掉；钱不是水，却会蒸发；钱不是野兽，但却会长毛。最近这两年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发现自己手里的钱越来越“不听话”了，不好管了，难道钱添了牛脾气，不服管了？

前几天到银行去，目睹了一场小小的纠纷，一位老人在大厅里破口大骂，质疑这家银行为什么少给了他钱。我仔细一听，原来是这样的，这位老人去年同一天分别在两家银行存了同样数量的钱，这天他在另一家银行取了钱后，来这家银行取另一笔钱，不料在这家银行所得的利息比那家银行少了十多块。这位老人便问为什么同样时间存的同样多的钱，拿到的利息却不一样，他怀疑这家银行多吃了他的利息。

这还算好的，多少拿到了一点利息。我有位朋友去清多数的存折，眼看上面原来有不到20元钱，可到银行一查，工作人员说他还欠了银行几块钱，因为银行要收小额管理费，他的那点钱就不知不觉“长腿”跑了。

2006年夏天，我做了一个项目赚了钱，对方说支付我美元，我乐呵呵地拿了这笔收入，眼看美元暂时也用不上，就存在银行里。没想到这两年人民币兑美元价格越来越低，这4年我那笔美金就生“长了毛”，至少蒸发了5000多元人民币。

前两天看到一条新闻，说有位老太太30多年前存了400多元人民币，当时这钱差不多能买一套房子了，买猪肉能买几百斤，茅台酒能买好几百瓶。可这老太太就忘了这茬，前些日子翻出存折，到银行才取出800多元人民币。这钱如今别说买房，买猪肉也就几十斤，茅台酒只值一瓶。

经济学家、金融专家们大谈特谈的“货币战争”，老百姓多数是不懂的，但自己家里进行的“货币战争”，却是一目了然的。在这场战争中，老

百姓绝大多数都是输家，很多人还输得糊里糊涂，不明白自己的钱输给了谁的手中。

应该说，这些年刚刚赚了点钱的中国人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“忽悠”着花了不少冤枉钱，像其中美国老太太贷款买房和中国老太太存钱买房的故事，便是一大忽悠。我在美国的朋友告诉我，美国年轻人实际上租房比例相当高，一般人多数是成家后，30多岁为养育儿女才买自己的房子。而到五六十岁等儿女成人后，很多美国人又大都会把房子卖掉，继续租房居住。在美国买房子的人，一般也就是移民过去的中国人或亚洲其他国家的人。

像汇率、保值、增值、通胀等等词汇，以前老百姓是不怎么关心的，现如今，“货币战争”逼得小老百姓个个向经济学家靠拢，捣鼓着自己手头那些钱，恨不得它们都能像老母猪一样，生出一窝猪仔来。而结果往往是，老母猪不但生不出猪仔，还脱了一身膘，成了瘦骨伶仃的猪。

我有位朋友一直过得很爽，他对“家庭货币战争”的看法挺有意思。他说理财跟打仗有些相似，追求保值不过是消极防御，最好的保值应该是主动消费。赚的钱花出去了，就不会贬值，越早消费就越得便宜。当然，这前提是你还得有长期赚钱的门道，用不着担心将来没有钱花。要是像很多老百姓一样，基本保障没有多少，老了也拿不到退休金，那么就难免会落入“赚钱——存钱——贬值——亏钱——倒贴”的境地。

前些时候，一位朋友去欧洲旅行，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在欧洲转悠一大圈，也没有在国内转悠一圈的花费多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说：“你给欧洲人民贡献‘鸡的屁’（GDP）去了，可中国人民现在都在想法子捂钱袋子呢！”他说了两个字：“郁闷！”